

#2

269236



Muhammad Ali

原著

追求學會

譯述

北平牛街

清真書報社出版

宗 教 小 叢 書

4

穆 罕 默 德

穆 罕 默 德 阿 黎 原 著

追 求 學 會 譯 述

北 平 牛 街

清 真 書 報 社 出 版

目 錄

1. 追求同仁說
2. 原 序
3. 譯 文

追求同仁說：

印度人能把穆罕默德的史實寫出來，以移轉人們對他的錯誤觀念，我們却沒有，我們能不慚愧？

我們去譯這本書了。

書，是這麼一小冊，然而就在這幾頁之中，便很可以看到，穆罕默德的偉大。

我們沒有什麼可說的了，祇好本着他的教訓，以大無畏的精神努力作出些實實在在的事來，去紀念他。

我們的確沒有什麼可說的了。

三月二十二日。

原 序

那是一件至堪惋惜的事，誰都知道印度教人和穆斯霖在這個國¹中和處約有千年之久，但這兩系對於促成彼此了解的工作簡直還沒有呢。這本書，雖然很小，是向着帶給這兩大集團的友誼關係之目的而作的。因為它嘗試着去移換印度教人心中常存對於伊斯蘭的先知的誤會，那末，可以說它祇描寫了一幅圖畫的一方；固然，實際上不僅如此，不過這幅圖畫的那一方最好同時請我們印度教的同胞來描寫；並且每個穆斯霖都歡迎印度同胞，盡他們的職責，把那些有美名的聖人，像「拉馬」²和「克里西納」³等對人類所作的偉大史實講個透澈，或是以浮陀⁴之教訓的誦譯來移去對浮陀之教訓的錯誤的觀念。這個小冊子，不是專專來替穆斯霖這方說話；主要的目的在建起相互的一個基礎。細細的讀過這本書之後，便可明瞭先知穆罕默德之所以受人責難的根因。穆斯霖的聖書開首便明明白白的說，穆斯霖不僅僅當信

穆罕默德，並且當信他以前的一切先知，同時顯明的說那些先知是各國都有的，所以穆罕默德當信印度國中的先知，況且，他們能更進一步，在古蘭的教訓之下，他們必當視印度人所敬重的先知是生于印度的先知。但是這一步，須請印度教人以同樣的感覺而易地設想。印度教人的領袖可以去看一看伊斯蘭先知的生平事蹟，想一想他是不是興起了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革新，一定會讚許這世所共見在極短期間，完成改革運動的偉大人物。如果穆罕默德確實掃蕩了全阿剌伯的迷信和惡行，並且提高了全國人民的道德地位，團結了散漫的部落成一個整齊的國家，他所作的不是一個先知的工作嗎？印度教的先知的工作，雖然景況不同，不也是這樣嗎？假如以他的工作和成就來評判人，請問，爲什麼一個頭腦清晰的印度教人不能承認穆罕默德是一位先知？我懇請印度教同胞，將基于傳聞或基于故意誤傳的錯誤觀念洗滌了，來看看穆罕默德的真實人格。如果他們覺得

是人類的造福者，他們不能像稱呼他們的先知那樣的來稱呼他是神的一位使者嗎？如果他們願取這種步驟，穆斯霖是張臂而待的；因為根據可蘭的誨訓，穆斯霖極願承認印度教早年的聖人是真宰的先知。

在這裏還要附帶一句，這個小冊子是先知穆罕默德 (Muhamamad the Propht) 一書的節本，要知道更多的人可以看那大本。結尾我感謝我的勇敢的朋友們，因為他們能使安宛曼 (Anjuman) 將這書送給數千非穆斯霖朋友們，來紀念先知的第一千四百年的誕辰，這是一件最光榮的事情了。

穆罕默德阿黎。

- 譯者註
1. 這個國家，是指的印度國。
 2. 拉馬 (Rama) 是印度史詩拉馬耶那 (Ramayana) 中的主要人物。
 3. 克里西納 (Krishna) 是印度史詩馬哈巴拉泰 (Mahabharata) 中所述的一個人。

以上兩篇史詩是印度民間很古很普遍的
文學作品。

4. 吠陀(Vedas) 或譯吠陀，是印度
婆羅門的聖書。在西曆一千多年以前
就有，是用桑斯克里底 (Sanskrit)文
寫的。「吠陀」這個字就是「智識」
的意思。

穆罕默德

耶穌紀元後五百七十一年，先知穆罕默德誕生了。在他出生的當兒，阿剌伯深浸於任何國所未曾有過的偶像崇拜的不幸狀態中：它的精神中心地坎拜(Kaba)充滿了偶像，此外各家更有各家的偶像，大的石頭，樹木和土堆也是被崇拜的。像包氏斯密(Bosworth Smith)所說，除去牢不可破，頑固難拔的偶像崇拜之外，阿剌伯人是實利主義的。他說：「吃與喝是傳留給我們詩劇中重要的美調。」死後生活的信仰，和個人對於他行為負責的意識，簡直更談不到了。但是，他們信魔鬼，即便疾病也委諸魔鬼的影響。無知無識的在高階級中與低階級是一樣的，那末尊貴的人們竟常自誇他的愚魯。在那時，無所謂道德和法典，邪惡是風行的，性的關係是放縱的，淫猥的卑詩在公共會場中演奏着；對於姦淫的事沒有懲罰，也沒有道德制裁來約束。賣淫，不算什麼可恥的，因

此就有娼家開設，婦人是處於極下賤的地位，比印度(Hindustan)的曼紐，(Manu)所定



法典中關於婦女的地位還要卑劣。視婦人爲奴隸，動產，她們不但沒有承繼權，而且還是承繼物的一部分；假設承繼者不願他的繼母做他的妻，那末他可以隨便處置她。在那時代阿剌伯沒有穩固的政府，沒有法律，青天白日之下，強權就是公理。雖然他們是同族同語言，可是他們極不融洽，極不聯合；部落和部落爭，家族和家族戰，沒有些許的諒解，強者蹂躪弱者的權，所以弱者沒有改過的機會，也沒有匡正的可能，孤兒寡婦全無幫助，奴僕尤其受虐待。

在這種民族裏，穆罕默德降生了，他生來便是孤子，到了六歲的時候，母親也死去了。雖然生在古來氏貴族中，他也是和別的阿剌伯人一樣，沒有人教他讀書和寫字。或者他曾牧過些時羊，可是在他的少年時代，他的正當事業就是經商。不過他的高尚道德，和國中普通一般人首先分別出來。穆斯霖和非穆斯霖，識者知道，講述聖先知確實歷史的古蘭經上說的明明白白，穆罕默德

是高尚道德的主行者。(68:4) 因為他俱有一種留待後圖的生活，他的朋友也只有那些為麥克人所稱許的人們，他的真誠銘諸於極可信的言語中。(6:33) 在他受命于真宰以前四十年中，他的極酷苛的反對者急急的挑摘他的誤點。在他少年時代，因為他的純潔不污的品德和對真理忠實的愛，他在同國人中得了一個「忠實者」(Al-Amin) 的稱呼。雖然生在以偶像崇拜為他們日常生活的重要事件的國家中，可是他自幼年時代就痛恨偶像，從可蘭經上，我們可以知道他未曾有一次向偶像禮拜。(109:4) 就是與他有敵意的作傳記的人，維廉密耳，(William Muir) 也作證他少年時代的品德的純潔。維廉密耳說：「我們全相信穆罕默德少時之舉止的謙恭，風度的肅然，是麥克人之中稀有的，這也是為一般長者所稱許的。並且說，俱有天賦清晰的腦筋和精美的風趣，——蓄於內心的，沈思的風趣；他生活在他的範圍之中。——保守着自己；別人用他們的暇時去作粗

野的遊戲和放蕩的事情，他呢，無疑的，是用他的暇時來自省熟思。這個謙恭青年的好品德和高行，博得了他同國人的稱贊；他也得了普通一般人對他的嘉稱——忠實者。」

雖然生在以飲酒爲常事的社會裏，但是他一滴酒不沾唇的。就是他少年時代的知己朋友阿布拜喀耳 (Abu Bakr)，也未嘗飲過酒；在麥克那種社會裏，人們都喜歡賭博，但是他毫不參與這些遊戲；雖然阿刺伯是像沈於嗜酒一般的沈溺于戰爭中，可是他都不喜歡。再引密耳的話：「雖然現在他將近二十歲了可是不愛武器。」古來氏和哈哇贊 (Hawazin) 之間有四年之久的戰爭，那時，他也曾勉強加入這有清聖之罪的戰爭，但是也不過聚斂聚斂敵人射來的箭矢，交給他叔父們罷了。他爲商也不是對財富的愛，不過只是重視他所親愛的叔父阿布台利布 (Abu Talib) 而已。所以密耳說：「穆罕默德決不貪吝財和富，決不在他的行程任何時期，爲他們自己的財和富

而追求。如果他自己過生活的話，他一定辭居而不過那忙碌的生活了。他自然不來思量這種遠征的事業，但是當這種提議發生以後，他那豪大的靈魂立刻感覺到爲些事來幫助他叔父的必要，並且他欣然的答應了這種職業。」

其他暫不必講，他早年的生活顯著着罕有的特質，——在那時的阿拉伯中所最可貴而難能的，——愛貧者，孤兒，寡婦，弱者，無助者和爲奴隸的。在他有豐富的幫助以前，他便是立誓來扶助被壓迫的一員，並且他們結了一個同盟作受傷者的看護。他在二十五歲的時候和富有資產的赫底徹結婚了。他爲濟貧毫無吝色，他的家中不留一個奴隸，把他們盡行解放了。在他「受命」(Call)之後，得到幫助貧弱者的盛譽，因此古來氏人向阿布台利布要求置他於死地，那老首領拒絕了這種要求，並且在一首詩裏稱頌他是「保護孤寡」的首領 (Sayyid)；在他「受命」并且深慮到能否擔負改新國人之大任以前，他的妻赫底

澈安慰他說，真宰絕不會點罷他，因為他替疲倦者担了重負，為貧者幫了大忙，解了人們的苦惱並且尊敬了客人，切愛了親屬。

因為有這些偉大的品質，所以對墮落的人類，增加了他的憂心；古蘭裏這樣說過好多次（9:128,18:6,26:3,25:8）。一年一年的過去，阿剌伯人酷烈的偶像崇拜和那些不法的行爲，壓迫得他的心靈益覺難過；並且他孤獨的在鄰近的山中度他筆光陰，後來，在侯臘(Hira)山腳下的一個洞裏，靜修了好多天，就在這裏，神的光輝，發了充分的燦爛照耀他了。起初，他恐怕不能執行這大的事業，但是他的憂慮改變了，他絕對的信仰真理能得最後的勝利，於是抱定堅決的意志和不易的目的去工作了，絲毫也不能被全阿剌伯人的極嚴厲的反對所撼動！他的使命是為着一切人：為阿剌伯的拜偶像者，為猶太人，為基督教人和與他相接觸的瑪基(Magi)，並且決不是僅限於麥克。——麥克是全阿剌伯的中心，每年有數千男女

從各部羣集在這裏，經這個大集合的介紹，聖先知的使命到了阿剌伯的極偏闊的隅角。他的妻赫底澈是信他的第一人，繼她而來的就是他的好朋友或是關係切近而了解他的人們。密耳說：「在最初皈依伊斯蘭者，不但是品德正爽的，并且也是穆罕默德的心腹朋友和他的家族中的人；這些人異常熟悉他個人的生活狀況，不然的話，若是他是偽善者，他們一定看破他幾許顯露于外之偽善的說白，和在家中的舉動間不相符和的事例，那末便決不會信從他了，這是穆罕默德之忠實的鐵証。」

真宰的第一次啓示，着力在真宰的全能和尊嚴，以及審判的難免。古來氏人起初嘲弄他，並且稱他爲狂人。他不顧一切的，一而二，二而三的徵求他的信者，直至四年之久，信者達到四十，可是迫害也同時增加了。起初爲奴隸的受慘刑了，像畢萊耳(Bilal)是生而爲黑奴的，在阿剌伯的正午之酷日下，放在火熱的小石子上，當被執

刑的時候，他對於執刑者的昏迷要這樣喊叫：「真宰是惟一的，真宰是惟一的。」但是迫害的火一經燃着，便不可遏止了。皈依者無論高，低，貧，富都是同時一樣的受刑，先知自己也未逃此慘酷的待遇。穆斯林們不能集在一起在一個公所作祈禱了，他仍然在進行着去徵求他的信者，反對者更比以前兇了，甚至於有些貧困的皈依者死於慘酷的情況之下。見了這些無辜男女的慘死，他怎能不情感于衷，潸然流涕呢！他毫不介意自己獨留于凶蠻的反抗者之中，他勸告這一小隊信者投身於平安的所在。在第五年，十一個男人和女人，離開了麥克而移于阿自新呢亞。有他們的反對者的一個代表追隨到那裏去拜會阿自新呢亞的管理者，要求在追回那些逃命的人。穆斯林的導領者宣言在王的面前這樣說：

「噢，王啊！我們本來是愚昧的人民，沈溺于偶像的崇拜，我們常吃屍體，甚至於病死的獸類的屍身，並且作各種卑污的事情，對於我們的戒

族，沒有盡好的義務；並且虐待我們的鄰居，強者以弱者的犧牲而繁榮，直到後來真宰為我們的改革而生了一位先知；他的家世，他的正直，純厚和道德都是我們所深知的。他勸說我們崇拜真宰，並且指導我們拋棄偶像等的崇拜，他囑咐我們，告訴我們真理，證實我們的信仰；關照我們的朋友，親戚，並且善遇我們的鄰居；他教訓我們避去邪惡，罷免殺戮；他禁止各種非禮的事，說謊和攘奪孤寡的所有。所以我們信他，隨從他，並且堅守他的教訓。因此有人從事虐待我們，置我們於嚴刑，想使我們棄絕我們的信仰而重行偶像的崇拜，他們的暴行縱肆無忌，所以我們來到你的國家來求一個避難之所。」

奈各司(Negus)被這種申述深切的感動了，並且又因從古蘭上的誦讀，就拒絕了穆斯霖敵人的要求。次年，來到阿自新呢亞的穆斯霖漸多起來，後來不算童子達到一百零一人了。古來兵人十分努力的防止移居的潮勢，但是他們加劇的迫害留

在麥克的先知和那少數的穆斯林。他們不能說服阿布台利布，哈什米慈的音韻，去使先知轉向他們，並且應許先知以一切王位，財富，美色的誘惑也失敗了。至終他們組織了一個團體，並且禁錮了哈什米慈族的穆斯林在一個小的地方，在那地方，他們受了三年極端的困難，只在巡禮期間才有自由。這三年是穆斯林們受互創的三年，並且伊斯蘭在這時毫無發展。

最後，由禁錮中被釋放了，聖先知雖然對各方面全籠罩着失望，可是依然如平時的信真理的勝利。如果他的宣傳在麥克置若罔聞了，他要到別的地方去。後來他去到泰府(Taif)，阿剌伯的一個大城，在這裏，他覺得比麥克更難立足，甚至於不許他在這裏住過十天之久，在他回去的時候，人用石子投擊他，他滴血了，他的敵人甚至不許他休息一下。無奈回到麥克，這時比未離開麥克之前更覺悲慟了。但是沒有人來聽他的言語時，他就至誠的向了真宰，因為真宰是時常預備

聽他的，當他由泰府回來時，他這樣祈求真宰：

「噢，真宰！我僅對你愁嘆我的能力的薄弱，我的機智的缺乏和我在一般人目中的輕微。你是慈惠中最慈惠的，你是弱者的主宰。你將把我付託給加我以厲色視我之不同情的敵人呢，還是給一個替我料理事件的親近朋友呢？一切我都不願，除去我必要求你給我保護，我在你所投下的光裏尋庇所；在這光裏照耀上蒼，驅逐了·一切的黑暗，並且統轄了這個世界上的一切，以及此後所有的事件。我願意永不招你的怒責或對我不滿。除了你，沒有力，也沒有權。」

他覺得沒有人肯聽他的宣傳，他對於真宰的保護和他的最後勝利之信仰，仍是絕無動搖。真宰對於他是一切的一切，全世界的反對是空虛的，他爲了那些加他以極酷虐的刑罰以爲樂的人的好處去工作，而遭狠毒的待遇，他却坦然處之。他說，但得真宰的歡喜，所有的一切都是輕微的！對於真宰多麼堅固的信仰，對於真宰的尊貴的意旨

多麼快樂的接受，多麼純正的精神之快樂啊！

在極難堪的環境裏，在麥克三年多過去了；那時間，伊斯蘭在麥底納立定了根基並且發展得很快。受命之第十三年快到了，七十五個穆斯林其中有兩個婦人，從麥底納來作巡證，並且發誓皈依聖先知；如果聖先知想到麥底納去，他們願保護先知與敵抵抗，就像保護他們自己的妻子那樣。於是穆斯林起始退到麥底納去，聖先知願獨留在這日甚一日的反對聲中，並且看他的信者不安的在麥底納，這樣表示了他的愛的真摯，和關切他的信者。他對於他們的安全比他自己的安全更關心。兩月之中百五十個穆斯林離開了麥克，那裏只掉聖先知和他的兩個親近的朋友了。千鈞一髮的時候到了，他的敵人向他行最後的攻擊，到此，個人致力的要殺掉聖先知，但是他們却失敗了。如果現在不行最後攻擊，聖先知一定逃向麥底納，出了他們的勢力圈外。各族部開了一個大會，取了最後的議決：每一部族裏選出一個壯漢

，所選的壯漢同時下手。天黑了，聖先知的住房被這些血性青年團團圍住；但是大胆的，信真宰保護的聖先知在他們不留意中，逃出了。在夜色沉沉中，只有一個同伴，走過了麥克的街道，向城外的荒曠的山中去了，至終，尋得一個洞穴作了避所，這洞穴就是梭耳 (Saur)。天明了，敵人知道他們的計劃失敗，於是全城騷動，一部分人直走向這洞口來；從小孔裏，阿布拜克耳看見了敵人到了洞口，他恐懼了。聖先知說：「不要悲傷，因為真宰是同我們在一起的。」愈是無助的時候，愈增加他對真宰的信仰。實在的，他的生活中，每當敵人的手加到他身上的時候，確實有些不能見的力把他解救了。過了三天，聖先知和他的那個同伴向麥底納出發了。

在麥加，不但是聖先知獨自出于本心的忍受十三年的折磨，那些信他的人也同樣願意這樣忍受。聖先知喚醒了他們，使他們有了新的生命。就是敵人般的維廉密耳也稱讚道：

「信徒們用忍耐的，寬容的精神受着殘害……男女有一百人絕不棄捨他們尊貴的信仰，而棄了他們的家鄉，流落在阿白新尼亞，去尋避難所，直到這風潮平息的時候。現在有更多的人同聖先知由他們極珍愛的城，有他們以爲世界上最神聖之地的神殿的城中，遷出而逃向麥底納。在這裏，同樣的有可驚的誘惑，就是有的人在兩三年內已然預備着以血來拒禦聖先知和他的信者。猶太的真理，麥底納人早就聽了，但直到他們聽到阿剌伯聖先知的精神激動的緊張，他們從睡中醒來了，並且忽然的躍入一個新而充實的生活中心。」

我們已然知道，當穆斯霖逃到阿白新尼亞去的時候，古來氏人用盡心機使他們從阿白新尼亞遷放回來。現在他們怎能看着伊斯蘭在離家不遠的麥底納發展而坐視不問呢？在穆斯霖逃走的第二年，他們向麥底納作第一次攻擊，但是在自得爾（Badr）爲聖先知所遇——自得爾距麥底納，

有三日的路程，距麥克有十日的路程。他們有差不多一千個全付武裝的武士，可是穆斯霖只不過三百；然而，他們竟遭了一蹶不振之敗，幾乎所有的首領都被戮了。次年，好像在同時期，他們有三千人的實力又來尋仇了，穆斯霖之能上場與敵周旋的不過七百罷了；戰場是在憂呼得山(Uhul)腳下，在麥底納的北邊三英里路。始而是敵人失敗了，但是因為穆斯霖有一部分射手因誤會而退去嚴令不得擅離地方，穆斯霖的軍隊在後陣受了攻擊，並且在他們未能和聖先知集合之前，已然受了極大的損失，敵人退走時已是不能追擊的了。兩年後，他們又統了雄厚的軍隊來，要掃滅在麥底納的伊斯蘭。穆斯霖們知道這次是不能公然對敵的，所以圍城挖了戰壕，因之這一戰又被稱為「壕溝之戰」，它也被稱為「聯軍之戰」，因為古來氏人是與各聯軍同來，為是助他們的軍威。來攻擊穆斯霖的軍隊大約多至二萬五千人，少亦一萬。圍攻繼續了一月之久，後來在一個深

夜裏，極兇烈的大風刮得敵人們的心中那樣驚恐，他們在天明之前便逃走了。自此以後，古來氏不復能集中他們的勇氣來攻麥底納了；但是他們始終盡力的煽動別部族部，所以聖先知時常被逼而與之周旋。

在逃到麥底納第六年之終，聖先知同着有千五百個伴侶去巡禮，但是被拒絕而不準身入聖地。在這裏訂了停戰十年之約，但兩年後，麥克人就違反了，於是聖先知統領一萬大軍去攻打麥克。麥克人不能迎敵，所以聖先知對於那些不作戰的人發了大赦的宣言，並且城池就這樣不用流血的得取了。「你們希望我怎樣的待遇你們？」聖先知對那些現在歸於他的旗幟之下的人們說。但是，這些人，當他們在有勢力的時候，無微不至的來攻襲伊斯蘭和壓迫穆斯林，他們從穆斯林家鄉，把他們驅逐出去，甚且不許穆斯林在鄰近的去處平安的生活，迫害百數無辜的穆斯林損軀而流血。但是他們了解這位忠實長者，他們知道他有

一顆厚惠的心在他的胸裏。「您是一位尊貴的同伴，一位更尊貴的同胞的兒子。」這是他們不遲疑的寬容。但是他對他們的待遇勝過了他們自己的希望，他以約瑟（Joseph）的話對他的同胞說：「這時候對你們沒有訓誡。」他們不是信徒，可是認識了先知的豁達。「愛你們的仇敵」這個可頌揚的教訓，在這裡得到實際的證明了。不但麥克被爭服，就是伊斯蘭是酷苛之敵的心，也同樣的被爭服了。他們用他們自己的眼看出來，全國反對者的大聯合，竟失敗於孤立的一個人所談的真理之下！這個道路的純正，現在他們異常明白了，於是男人和女人都自然的來歸，決找不出半個武力迫人信仰的事例來。待遇那些仍然依附着那老的宗教的，也和待遇信徒以同樣的友誼精神。密耳也這樣承認：

「雖然全城歎服地承許他的管理權，但它的居民仍未皈依這新的宗教，形勢上也沒有承認他的先見的義理。或者，他要用他在麥底結的方法

，毫無強迫的漸漸完成了人們的覺悟。」

麥克的陷落給了全阿剌伯一個轉機。實在講來，所有反動組織，簡直全是麥克的古來兵人所主使，例外的只有忽乃安(Hunain)之戰。麥克克復之後不久，抵抗哈哇贊(Hawazin)而戰的。在全阿剌伯穆斯霖和非穆斯霖間的正正式戰爭告結束了。在忽乃安之戰，甚至於非信徒的麥克人，也助穆斯霖而作戰。但是如果伊斯蘭內部不靜了，基督教的勢力在北部用他那妬嫉的眼光加力的視着，羅馬帝國向阿剌伯端戰的這種不斷的消息，都是不能忽視的；是以聖先知親領着三萬遠征軍，到了北部邊疆。可是，當他到了塔布克(Taluk)，他覺得他的進攻對於敵方有一種鎮懾的功能，在戰場上沒有敵軍，聖先知對羅馬沒有攻擊或是挑戰的便回去了。他常常注意古蘭的訓諭，只和那些先向穆斯霖尋釁的人戰爭。自從塔布克回來以後，雖然伊斯蘭的內地，並未完全消滅匪兵的擾亂，可是全阿剌伯的和平總算建設起來了。就在那

時候，從遠近各地的代表起始來問候聖先知，和學習伊斯蘭的真理。在差不多一年半的光景，全阿刺伯都皈依伊斯蘭了。不只是感悟了偶像崇拜的錯謬，而信純淨的獨神，並且是這整個的國家，從這廣大半島的這一邊直到那一邊的一種變更。一切生活中的愚魯，邪惡和野蠻都改成合理的狀態了，這樣的完成了他的工作。聖先知作他末次的巡禮，到真宰的屋子去，這是在逃自麥克的第十年了。在第十一年裏的三月(Rabi-ul-Awwal)第二天(即基督紀元六三二年六月)，岸邊遺留着「真宰嘞，垂惠于同志罷！」的話，他死了。

聖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活在大概已然簡明的述過了，他的最卓越的性格，就像以上略述的也能，不至於表現不出先知之可驚異的成功。在無時期裏，不及一世紀的四分之一，他所造成的變化，是世界史上無與比倫的。沒有一個革新者，是這樣

的使全國人的生活有了完全的改變，誰也沒遇到他的人民較先知遇到的阿剌伯人更為惡化，沒有人能像聖先知那樣在物質方面，道德方面，和精神方面把他們提高了。他們的偶像的崇拜是那樣根深蒂固，他們的迷信的劣習的桎梏是那樣的有勢，相沿數百年，有帝國的大勢力為背景的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宣傳力，也不能使他們的情況有些許的變更；阿剌伯本地的罕呢夫人(Hanifs)的運動有過更大的失敗，所有這些關於革新的舉動，使阿剌伯人，對於宗教的和道德的道理，愚魯如初，一無所改。然而，聖先知三年的工作，他們便起了十分的變更。對於偶像崇拜，和除了真宰以外在天在地各物的崇拜，現在認為是沾污人類了；在全阿剌伯，沒有一個偶像可找到了，全國人關於人的真正品格的認識，驚醒了。像古蘭上所明白說的，拜你所要管轄的東西和所要去戰勝的力量是愚魯的，這話也承認了，迷信改成有理性的宗教了。阿剌伯不但是滌清了根深蒂固的惡風俗

和不道德的醜行，並且也受神感最良最貴的事實而有了一種燃燒着的慾望，不是爲鄉爲國而是爲着更高超的，是爲着全人類的事業了。舊的風俗，對弱者，被壓迫者的不公平好像經了幻術家的魔棒的指揮而掃除了，以公平和有道理的法律來代替了它們。阿剌伯人自古所沉溺的酒，現在也不再見了，以前用來藏酒和喝酒的酒瓶酒杯也不再能找到了。賭博，現在不再聽說了。性慾的放蕩現在代之以真淑的敬重，以愚魯自負的阿剌伯人，變成了知識的愛人，而深沐于所得到之各種學問的源泉中。最重要的是從一個彼此常戰，置全國於將亡的各部落，——古蘭簡明的稱它，「在火坑的岸上」——從那些齟齬的擾攘的境地中，聖先知創造出一個國家，一個生氣勃勃的合衆國家。世界上各大帝國在新的信仰的實現之後，毫不費力的被攻而崩散了。沒有人曾表現了這樣的一個新生命，在這樣的大範圍中——一個影響到人類活動的一切的新生活，個人的，家庭的，

社會的，地方的和國家的變化；物質方面和道德方面，神方面和智力方面的鼓舞。以下有幾條非穆斯霖或反穆斯霖著作者的陳述：

「在穆罕默德以先的阿剌伯的形勢不利於宗教的改革，也就和不利於政治的統一或國家的革新那樣。阿剌伯人的基本信仰是根深蒂固的偶像的崇拜，這種崇拜，經數世紀之久，穩固不拔。埃及和敘利亞（Syria）傳來福音教化的激動，並沒有得到他的顯明衰敗的徵候。」（密耳）

「在穆罕默德的少年時代，這半島的形勢極端頑固不化；或者是在他以前任何時候，改革是比較更無望的。」（密耳）

「動力顯明不充分所成就的結果，時常以想像作出的原因去說明。穆罕默德出現了，並且阿剌伯人立即有了一個新的精神之信仰。所以結果是阿剌伯人對於這種改革而被激動，並且預備着採行它。我們平靜的回顧以往，伊斯蘭以前的歷史，是不會有了這種革新的。」（密耳）

「自從很長時間以來，麥克和全島都是陷于精神的麻木中，猶太教，基督教，或哲學上的詢問，等等輕微而短期的影響，對於阿剌伯人不過就像一個平靜的湖面上，一處處的微波，下面仍然是靜而不動的。人們都淒於邪說，殘忍惡行……他們的宗教，就是那偶像的崇拜，他們的信仰，就是對於黑暗而邪惡的敬畏。在海支拉(Higira)節以前十三年，麥克是這樣無生氣的處於惡劣的情形之下。這十三年，生出了怎麼樣一個改革嘍！……。猶太的信仰的道理，早響于麥底納人的耳中了，但是直到他們聽到阿剌伯聖先知的精神活動的感動，他們從噩夢中醒了，並且猛然的躍入一個新而充實的生活中」(密耳)

「並且我們可以實在的說，歷史上沒有能鋪張事實打動意念，像我們所遇到的第一批穆斯霖的那樣生氣勃勃，或更驚奇的生活；不論我們敬重這偉大的首領，或是他的入中傑秀的輔助者；不論我們看看他所克復的那些國家的情形；或是

觀察觀察他的戰將和兵士所有同樣的勇敢，德行和仁心。」(穆罕默德前生活)

「奇蹟未發現以前，實在找不出更散漫的民族了。一個人出現了，因着他的品德和真宰對他的直接導引，實在的使不可能的事可能了。——就是使擾亂的黨爭，聯結了，統一了。」

「沒有一種民族，像阿剌伯人經過伊斯蘭的教誨，那樣迅速的開化了。」(賀史非爾德)。

「很簡短的，這樣便是阿剌伯人的狀況，用弗爾泰勒 (Voltaire) 的一個說法『阿剌伯的轉機到了。』已然到了極完全，極迅速和極特別的革命的時候，這種舉動是世界各國所未嘗有。」(包氏斯密)

「世界上各宗教的人物，穆罕默德算是極成功的了。」

可是還有一種特徵，來分別聖先知和其他導師的不同，其他偉人勳業的成功，大概只限於生活中的一片斷，聖先知的偉業，包括人類景況的全

部。譬如，以革新退化的民族論，那末把全國沉淪，有如阿剌伯的，拯救起來，而且使他們成了高舉文化和學術的火炬者，誰能比他們偉大更偉大？如果以統一社會上紛紜的分子，而成爲一個和諧的整局論，那末把逞凶鬥狠，殺機徧處的各部落，有如阿剌伯的，凝結在一起的人，對於這種特質，誰當得更好的稱呼？當聖先知出現的時代，阿剌伯人和沙漠地的沙子那麼散漫，他把他們黏和而成一個堅實的整局。如果以掃蕩了迷信，惡俗和一切的敗行論，那末聖先知對於掃蕩了阿剌伯的諸惡可稱獨立無匹。如果以提倡高尚道德論，那末誰可以作朋友和仇敵同聲稱爲忠實者（Al-Asm'īn）的對手？如果以戰勝論偉人的話，那末在歷史上，就指不出與聖先知相埒的人來。他由一個無助的孤兒，成爲一個有勢的戰勝者和首領，並且他建設起一個大國家來，抵抗了十三世紀以來使它解體的攻擊。如果以一個首領所統轄的生活推進力而論，那末聖先知的大名，甚至到

現在，對於散佈于全世界四百萬靈魂(穆斯林)，好像有一種魔符，用一個友愛的強弦結在一起，沒有種族，階級，顏色，國家之分別。

因為聖先知授與了全人類很多的利益，所以他被稱為衆國家的協調者。關於他授與人類的許多利益，我現在再提及一個。他不但教訓我們說，在每個國家裏會生有先知，並且也告訴我們說，穆斯林必須要信所有那些先知，像信穆罕默德那樣。這是在他以先別個先知所未講到的。古蘭這樣說：「沒有誰，可是有個警告者，在他們之中過去了。」並且它給一個真正穆斯林的定義道：「信啟示給你的和在爾之前所啟示的。」根據這些話，聖先知，樹立了普遍的和平的基礎。他不但教訓了個人彼此間相處如可的和平，也教訓了人類家與家，族與族之間相處要如何和平與諧調，更有簡直沒有人嘗試過的，在世界上競爭的宗教之間，他教訓我們如何保持和平。在地球上，每個國家有他自己的神的使者。各國家所

產出的各宗教的革新者之信仰的目的，確實惟一的是使人類社會中，積不相容的黨派和平了。並且要着手進行普遍的和平，聖先知立下很明白的言論道：先知是在每個國家都降生的，並且穆斯霖必須要信所有的那些先知。

有一點要加在這裏的就是：穆斯霖對於別個先知的信仰，不僅限於古蘭上所提到的那些先知，因為古蘭上清清楚楚的說過兩次：「並且我差遣到你說過的使者，也差遣沒有對你提到的使者。」所以，當聖先知的一起人和波斯 (Persia) 的瑪基 (Megi) 相接觸的時候，他們將給與猶太人和基督教人同待遇給與了他們，並且待他們如古蘭的追隨者一般。在古蘭上有這樣的話，震於他們的耳鼓：「沒有誰，可是有一個警告者在他們之中過去了。」那末他們怎能不這樣的作。一個穆斯霖當然要信，像印度那樣大國，那樣大地方，不能沒有一本經典，或是沒有它的先知。

在非穆斯林之中，很普遍的通行着一種錯誤的觀念，就是說是聖先知穆罕默德用刀來宣講他的信仰。那是絕對無稽之談。○伊斯蘭的根本原則，對於世界上所有的先知有同樣的信仰，足以證明那謬誤觀念的不當。這種偉大的和高尚的精神，對於世界上偉大宗教的建樹者，不但是要愛和敬，並且要更甚於此——信仰他們。這種精神是不能縮小而籠於那些宗教之難堪的狹量中的。實在說，寬容，不足以充分表示伊斯蘭對於其他宗教之態度的大方，它宣揚互愛，互敬和互信。

再者「偏執」不能歸之於倡言宗教範圍中完全拒絕強迫的那本書裏。古蘭上明明白白的說，「在宗教裏沒有強迫。」（ 1：56）實在，古蘭上很多地方有這種陳述，表示信宗教是個人的事，並且採取那一條道路是隨意選擇的；如果一個人承受真理，那是他自己的幸福，如果他故挑謬誤，那是自己的損害。以下是從古蘭上採下的幾節：

「我指示給他道路了，感謝或是不感謝，都是可以的。」(76:3)

「真理是由真宰來的，所以喜歡信的，聽他去信，不喜歡信的，聽他不信。」(18:29)

「實在，真宰給了你們清晰的證明，所以誰要是看到，那是爲他自己的幸福；誰要是不信，那是對他自己起了反抗。」(6:105)

「如果你們爲善，那末你們將要爲自己爲善；如果你們作惡，那末就是于自己不利。」(17:7)

不錯，聖先知是被允許而打仗的，但是要問目的是什麼；不要強迫非信徒來接受伊斯蘭主義，不然便是違反了他所教訓的寬大的主張。以下是古蘭上的幾節：

「真宰不以一種人去攻擊他憎惡的人，不然那些記念真宰之名的一定被摧毀了。」(22:40)

「並且同他們打仗，直到沒有了殘害爲止，宗教是只爲真宰的。」(2:193)

「並且同他們打仗，直至沒有一些殘害了，所有的宗教當然是爲真宰的。」(8:39)

在什麼情形之下，穆斯林被允許而戰爭，已然敘過了。看過伊斯蘭的歷史的人，知道伊斯蘭萌芽於麥克的時候，聖先知和他的同伴們遭遇了極嚴酷的迫害；他們一百多人逃到阿白新尼亞，但是迫害仍然不止而更加殘酷。至終，穆斯林們必須要避難於麥底納，但是在那裏，他們也不能存留，敵人的兵刃是舉起了，來滅絕伊斯蘭和穆斯林。古蘭上有明顯的陳述：戰爭的許可是給他們——別人對他們打仗的那些人，因為他們是被壓迫的，並且真宰很能幫助他們；「戰爭的許可給了那些人——無原無故只是爲了他們說，我們的主宰是真宰，便從家鄉被逐出來的人。」(22:39,40) 後來，古蘭上又說：「並且按真宰所示的道路，同那些向你們追戰的人戰爭，不要過爲已甚，因爲真宰不愛踰越限度的人。」(2:190)

所以古蘭上允許了戰爭，只為由強有勢的壓迫者之中，拯救出被壓迫的分子來。因此古蘭上說：「迫害息止了，戰爭就必須要停止；但是如果他們停止，因為真宰是慈惠的，憐憫的。並且同他們打仗直到迫害沒有了。」(2:192,193)如果敵人提議和平，雖然他們的目的是來欺騙穆斯林們，和平的提議也必須要接受。「並且如果他們傾心于和平，那末你們也要傾心于和平而信賴真宰。因為真宰是全聽的，全知的；並且，如果他們的目的在欺騙你們，那末，真宰一定能給你們充分的輔助。」(8:61,62) 聖先知和他的敵人們修定和平的條約，其中的一個最有名的就是胡蒂比亞(Hudibiyya)的停戰條約；那條約不但是不利於穆斯林，並且也是可恥的。按那條約裏說：「如果一個非信徒被俘了，縱信了伊斯蘭也必須放還，但是如果一個穆斯林，被非信徒所俘去，是不能被放還的。」條約的這一款，將聖先知用武力的種種論調根本推翻了。它也表明了聖先知堅

强的信任穆斯林們不能反復而不信，新的信徒也不因畏懼而脫離了伊斯蘭，因為聖先知不給他們保障。並且這種希望已然證實了，因為不但沒有一個穆斯林離棄了伊斯蘭，並且很多人歸依了伊斯蘭。他們拒絕了麥底納的保護，他們自己在一個中立地帶成一獨立羣體。

若是認為以上所講的情節隨時可以廢棄，那便錯了。「同你們打仗的，你們便和他們打仗。」這一節是到底有力的。聖先知的末次領隊出征，最有名的塔布克（Tabuk）之遠征，以前提到雖然領了三萬大兵，遠征到塔布克，但是當他到了那裏，敵人並沒有滿足應當戰爭的條件，於是他沒有命令他的隊伍攻擊敵人的地域，便回去了。決尋不出一個遠征的例子，是聖先知用武力來使一個人皈依的，也決沒有一件事是聖先知使一個人因畏死而信他。和非信徒打仗，來使他們信伊斯蘭的話是純粹無稽之談。非信徒來逼迫穆斯林脫離伊斯蘭雖是有的，古蘭上明白的寫着：「假如他

們作得對的話，他們不到你們脫離伊斯蘭不息戰爭。」(2:217)

有時候，有人說，古蘭上禁止穆斯林和別的教人交友；這也是謠傳。既許娶他教人爲妻，(5:5)又怎能不許和他教人爲友呢？夫妻之愛的關係是一切關係之中最友誼的，既然這樣明白許可，了那末沒有絲毫理由去設想禁止其他的友誼了。按事實來說，與穆斯林爲仇的人禁止和他們爲友。古蘭上說：「那些不因爲宗教和你們打仗的，沒有逐你們離開家鄉的，真宰並不禁止你們和他們爲友而表示親善，並且待他們要公正，因爲真宰喜歡作事公正的人。那些因爲宗教和你們打仗的，逐你們離了家鄉的，並且爲別人的後盾逐你們的，真宰禁止你們和他們爲友。若是和他們爲友，那就是不公正了。」(60:8,9)

還有一種誤會的事，也要在這裏提明，常有

人以為離棄伊斯蘭的人是要執行死罪的。無論誰若是看一看古蘭，絕不會有這種猜想。古蘭提過很多次關於信徒的話，但是沒有一次說過他們要被執行死刑的話。

再者，古蘭上說猶太人的一種計畫，先信伊斯蘭而後離棄，以使人感覺到伊斯蘭不值存留的印象。(3:71)如果按伊斯蘭的教條，凡反教皆處死刑的，那末，他們住在有穆斯霖政府的麥底納，這種計畫就不會有。按事實來說，這種誤解，或者是由於棄教者和敵人攜手，因之便成為敵人，或者棄教者因謀殺穆斯霖而被處死刑了；自然這不是因為他叛教，不過只為他謀殺而已。

一個人，在廿年之間，使全國澈底的革新了。在一個無望的國家裏，獨立無助的掃除了一切惡行和不道德的事情，以身作則的澄清了人類大多數的生活；這樣的人能是在罪惡之叢中嗎？他自己還在黑暗裏，能引導別人走向光明嗎？雖然，

現在還有人竟以放蕩者或邪僻者之說來描寫穆罕默德，僅僅因為他採行多妻制。自古迄今，世所共尊的亞伯拉罕 (Abraham) 是多妻的，以色列人 (Israchitea) 的札喀布 (Jacob)，摩西 (Moses) 大衛 (David) 以及印度的諸先賢也是那樣的。不過，耶穌是例外，按福音 (Gospels) 上說，他沒有結婚，假如人人做照耶穌的獨身，那末世界早已不復為世界了。可是這些先賢並不因肉慾的衝動而過多妻生活。在各方面講來，他們顯著的品性是純潔的，這一點是可以駁倒因他們採行多妻制而對他們的詭譎。他們的目的是什麼，現在很難說，因為他們的歷史漸入朦朧中了。但是，聖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活的一切，是很能光明正大宣讀的。以下我們詳細寫來：

僅就他的家庭生活而論，聖先知的生活可分為四個時期：念五歲以前，他是獨身的；從念五歲到五十四歲，過一妻的生活；從五十四到六十歲他結婚多次；從六十歲以至於死並沒有又結婚

。來決定聖先知是否為情慾之奴，最重要就是在他的獨身時期。生理上發育早而性慾較強，像住在阿剌伯那樣熱帶地方的人，假如他不能自宰性慾，決不能有異常清淨而純潔的生活，且以念五歲的年華，得到忠實者的稱譽。就是他的天仇敵，也不能非難他而指出他品行上的污點。10:16) 維廉密耳說過：「來描寫穆罕默德，我們只可以說他是舉止溫柔，態度清正，為麥克人羣中難得的。」青年時代是情慾騷動時代，一個人在青年時代能制止情慾，到老年絕不會因情慾而犧牲。所以他的獨身時期是他不會墜入肉慾的犧牲中的鐵證。在這裏，我們要注意，那時阿剌伯的社會中，對於不道德的生活沒有道德的禁制，在情慾放蕩的人羣裏，聖先知引入了純潔的生活，所以所有他的榮譽都是得自純潔的品行。

他的生活的第二個時期，就是一妻的時期：當他念五歲的時候，他和一個比他十五歲的寡婦赫底徹 (Khadijah) 結婚了。他對赫底徹是十分的

愛敬，直至他五十歲的時候，赫底撒死去了。在那時，阿剌伯是習於多妻制的；并且，如果一個丈夫娶了第二個或第三個妻，第一個妻不以為不平，也不當怨恨。阿剌伯的多妻制是不只限於富人的。按妻字的真義是一個幫忙者，因為在勞動階級的女人，時常幫助丈夫去謀生，窮人而採取多妻制與他年經濟方面毫無所失。聖先知是自古來氏之貴族，他若是再娶別的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但是他在那時只保持切愛的一妻制。赫底撒死去以後，他和一個比他老的婦人，索達，(Saudah) 結婚了。她是同着先知，因受古來氏的迫害，必須逃到阿白新尼亞的一個忠實同伴的寡婦。聖先知某生活的大部分，由念五歲到五十四歲，給了他的信徒一個一夫一妻制的表率。

現在談到他的生活的第三期：他所娶的妻中，只有愛伊沙 (Ayesha) 是處女。愛伊沙的父親是聖先知的近友。當聖先知失去了他的夫人赫底撒和他的叔父阿布塔里布 (Abu Talib) 的時候，阿

布貝克 (Abu Bakr) 將她嫁給聖先知。在逃出麥克的第一年終，他們結婚。到了第二年，便和古來氏其他阿剌伯人起始打仗了，所以，那時當然的減少了男子的數目。這種戰爭繼續直到逃出麥克後的第八年，就在這個時期裏，聖先知行了他所有的婚娶。這種事，自然要受現在一般人的反對的，可是那時候，他的朋友和敵人都以為不對，因為他們認為那是一種合理的行為，並不是性慾的放縱。甚至一個耶穌教的著作家也稱許聖先知這種行為，他說：「我們要曉得穆罕默德的結婚，大半是感於對孤獨的憐憫，他所結婚的女子大半是寡婦，既非為貌，又非為富。」此外並沒有別的原因了。現在我們據事實來看，聖先知有一個年輕而貌美的愛伊沙，他所娶的別的妻，在年歲方面，貌像方面都不能和他相比。自然，他這些次結婚，並不是為美貌的引誘了。並且我們已然看出來聖先知自從青年直到老年，他完全是能制止情慾的。聖先知能獨身到念五歲而有清高的名

舉，雖然在那時代，多妻不被反對，而聖先知到五十四歲只有一妻，這樣人絕不能說到了五十四歲以後忽然變更他的性情而放縱情慾。就是一個人青年時代不能制止情慾的，到老年也要自然而然的收斂些；如果婦人的美不能激動他青年時代的情慾而引他離開端正之路，那末怎能在他老年時代引動他呢？並且我們再看看這些年間，他在麥底納的時候的環境如何，那時他不是安適奢侈的生活中，乃是在艱難困苦的生活中，因為就在那時，他必須為生死的關頭向伊斯蘭的敵人奮鬥。大隊人馬要來掃蕩麥底納的他，和一小部分穆斯林，阿剌伯全部火燃般的反對他，他一霎兒的安全也沒有，戰爭是在湍急的續連中，遠征軍也要整頓和輸送。他的同伴向他說：「真宰的先知呀！這樣晝夜不停的在戰爭中，我們是十分煩煩了。」他必須要安慰他們說，當一個旅客要由這國家的這邊到那邊，而不用帶兵器，那時和平便來了。猶太人，耶穌教人和那些偶像的崇拜者，

都和他為仇敵，他的最好的朋友，有時也因見地不同而向他打仗。一個人在這種環境之下，能有安逸而奢侈的生活嗎？就是有心于浪漫生活的人，在這種環境之下，也不是他施行的時候；何況聖先知按各方事實的證明，他沒有這樣任縱的欲望呢？在戰爭環境之下，麥底納的內外四周，都充滿了敵人，穆斯林的人數遠不及敵人之多，四面逼迫的襲擊的聲浪層出不窮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就是一個放蕩人的生活，也要變更，何況聖先知的品德是公認為清高無疵，不會墮於罪惡試探之中呢？

聖先知日間的生活是那樣緊張的過去；那末他在夜間呢，同他的妻們狂歡嗎？古蘭經裏說的十分清楚，(73:1-4,20)並且傳說他把半夜或多半夜的功夫，用于讀誦古蘭。他祈禱的時候很多，所以是因之都膨漲了。這樣看來我們能認為他的種種行為是放蕩，是自私嗎？

現在我們再觀察一點。聖先知是因為作了一

國的執政者，他老年位生活就改變了嗎？包氏斯密說：「由沙漠中的牧者，而敘利亞的商人，而候臘山的獨居者，而改革者，而被逐者，而戰勝者，以至於與波斯的(Persian) 科斯洛厄茲¹(Chosroes)和希臘(Greek)的希拉克略²(Heraclius)能相提並論了；其中經過多少外界的變動，而他自己却能有變更的去抵禦外界的惡化。事情是一步步的在變更着，然而我以為他的木質沒有變，他終不失為誠實者。」由搖籃到墳墓，聖先知經歷了各樣不同的環境——一個人少有遇到的複雜變化的環境。「孤」，是極端無助的，可是，「王」，是極有權勢的。從孤而無助，到了極端高貴榮耀地位，但是他並沒有對他的生活起了些微的改變，他還是淡食粗衣和在孤而無助的時候一樣。放棄王位而過隱者的生活是難能的，居王位而過隱者的生活，有權勢而用於為大眾謀幸福，在惡的引誘中而不為所惑，尤為難能可貴。當他作了一國的執政者，他的屋內的陳設，不過只有他一個

鋪了一條棕葉席的床，一個盛水用的泥罐罷了。有時在夜間無食而寢，白天無火爲炊，全家只啖蟲子以充飢。他並非無法去求安適的生活，公歟在

譯者註(1) 希斯洛厄茲 (Chosroes I) 是波斯薩薩尼朝的賢明的君王。西元五三一年至五七九年是他在位的時期。政績很好，改良賦稅，恢復波斯正教，從阿伯新尼亞之基督教的勢力中挽回了阿剌伯。其後又和羅馬帝王查士丁尼屢次戰爭。查士丁尼封閉了雅典的學校之後，希臘學者全來依附他。

譯者註(2) 希拉克略 (Heraclius) 是東羅馬帝國的君王，西元六二三年戰敗波斯軍，六四零年把從前自耶路撒冷所取去的十字架，以隆盛的典禮移回來。

掌握中而聽他的支配，他的信徒能捨死忘生的去爲他出力，來供他度安適的生活，可是他對於世界上的件件事物都看得十分輕微，無論在窮時或充裕時，世俗的要求他總不重視。

不但他自己是過着勞工的簡單生活，他也不許他的妻們受華富的引誘。在他們移到麥底納去以後，不久，穆斯林生活的情形便改變了，並且他們的貿易也十分發達，後來戰勝了，更增加了生活上的安適。同別的穆斯林受了一樣的惡化，人類的浮華慾望潛入聖先知的妻們的心中，而想享受安逸的生活。她們要求聖先知允許她們有世俗的虛榮，所以，這樣致有真宰的訓命：「噢，先知啊！向你的妻們說，『假如你們要有世俗的生活和虛榮，好，我將爲你們預備，並且允許你們適意的離開我。如果你們需要真宰和他的先知，並且守定先知，那末真宰一定要預備好的回報給你們之中的善行者』」。(33:28,29)所以她們只有兩條不可兼得的道路，就是享受世俗的榮華

，或留在先知的家裏。如果她們決定取第一條道路，那末她們就可以滿足她們浮華的慾望，但是失去爲聖先知之妻的尊榮。一個放蕩人的答話能這樣麼？聖先知敬愛他的妻是沒有疑意的，他曾講過：「誰待他的妻最好，誰也很好。」這樣就證明他對於婦人的態度。他極尊重女權，並且也是她們的保護者。但是當他的妻們要求他允許她們享受榮華，他便冷然的回答，她們如果有了世俗的榮華，便不配做聖先知的妻了。一個傾於情慾的人，能這樣不顧他的妻的請求麼？由此看來，聖先知的心，對於浮華拋棄的多麼乾淨！他寧可向他的妻們離婚，但是不願使她們成爲他所認爲沒有價值的——趨於世俗的榮華。總之，他結婚的目的決不是自私。

聖先知在海支拉節（Higira）後，第三年到第七年，這五年間娶那麼多的妻，而前三十年的生活是，妻的，關於這點，我們按歷史的事實再來觀察一下。他連着娶妻最多的時候，正是穆斯林和

非穆斯林連續戰爭的期間。在那時，穆斯林們很少，不斷的戰爭，致使社會上男女性的數目不平衡了。有些眼光淺的政治家，以為只有飲食為所必須要供給的，殊不知性的本能也是同樣重要，而當顧及，所以那些忽略了性的問題的政治家，足以釀成社會上道德的淪滅，甚至及全國的消亡。一個以道德為一切的規範的，絕不是只顧到飲食為供給的，所以在那時，允許多妻是必須了。這也就是他自己在戰爭時期娶了很多妻的一個原因。聖先知的目的是在保障弱者的模範，多妻對於那時的穆斯林的社會裏，建設了道德上的平安。

再者，他的結婚有的是因為政治的關係，如和札外雷亞 (Javairiyyah) 一個班呢德斯塔拉克 (Bani Mustalaq) 的婦人結婚就是一個例。與索非亞 (Sofiyah) 的結婚也是一樣的原由，索非亞是一個酋大隊長的寡婦，聖先知要和那兩族和好，所以和她結婚。

他同贊乃布 (Zainab) 的結婚，引起了別人

的誤會。贊乃布是聖先知的大表姊，他舅父的女兒。當她到了成年，她哥哥想把她嫁給了先知，但是先知使她嫁給他所解放而極忠於他的一個奴僕，在得(Zaid)，但是他們夫妻間的感情極不融洽，至終，在得同贊乃布離婚了。按普通一般人的思想，被濫棄的婦女是極被卑視的，聖先知因為改變這種錯誤的觀念，所以娶了贊乃布，如此他提高了一些被濫棄的婦女們的地位。

現在談到他生活的第四期。在逃亡的第八年，戰勝麥克之後，內部的戰鬥可以說告一段落。雖然仍有擾亂，但是按大部分說，和平是有頭緒了；由逃亡的第八年直到逝世，聖先知並沒有又結婚。由此可看到事實上的證據來。聖先知增加他的妻的數目，只是在戰爭的時期中，因為這時男性減少，多妻制是適應環境之合理的許可。在未戰之前，聖先知只過一妻的生活；既戰之後，他不再結婚，如此可以使所有對他的猜疑息止了。

生在一個多妻制的國家裡，聖先知並不喜歡多妻制。他生活的大部分，直到五十四歲，是一妻的，所以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的結合是合乎道德的條件的。當異常情形發生了，為解決人生中的大問題，他看到如果不許多妻制，社會上一定有不妥的危險現象，所以多妻制在那種特殊情形之下是特許的。實在的，雖然他厭煩戰爭，可是他必須要戰爭的。在他「受命」前四十年中，他是處於刀槍像木棍般多，戰鬥像每天的功課一樣，人們像野獸似的兇惡，不善於用刀的，沒有殘存的機會，那樣的地方，可是他沒有向敵人發過一箭。在他「受命」後十四年間，也不經用爭戰。古蘭清清楚楚的告訴我們，他的天性就是愛和平的：「如果他們傾向了和平，那末你們必須也要傾向和平，並且要信賴真宰……如果他們要欺侮你們，真宰足以能替你們為力。」(8: 61,62) 胡達比亞的休戰約，對於穆斯霖是可恥的，穆斯霖們寧可戰死也不肯接受這種條約，可是他接受

了，這也是證明他愛和平的天性。但是當他負着一種救衆生的責任的時候，他並不猶豫的持刀以對那些施威力的人們。在戰場上，他也曾作過一個足智的將軍和一個勇武的兵士。在敵人未攻穆斯霖的時候，他也知道如何消滅他們。在胡乃安之戰，有一次，因為敵方的加緊的攻擊，他的隊伍退却了，他單身獨馬的闖入了重圍，直到他的兵士們反攻上來。按他的本性說，他本不喜戰爭，但是環境把他拉到戰場上，使他不得不作一個聰明將軍和勇武的兵士。按他的本性說，他本不是傾心於多妻主義的，在二十五歲以前，過那無上純潔的獨身生活，五十四歲以前是過那一妻的生活，可是責任是要他有多些的婦人歸他保護，所以他允許了他的責任的要求。總結，古蘭上的啟示說，多妻制在必要的時候，是限於四妻的；聖先知是明白的彼允許而留他的妻們歸他保護，在那啟示以後，他並沒有再結婚。(33：52)。

先知的性格的基本色調，是坦白和純誠，他喜歡親自去作些瑣碎事情，他喜歡助理他的妻們作家常的事務；自己去擠羊乳，補綴他自己的衣服，並且修理他自己的鞋，個人去打掃房屋，繫他的駱駝，並且加以照料。他決不以工作為卑賤。在建築禮拜堂和掘麥底納的溝的時候，他就同勞工一樣的去操作，他自己常喜歡去買東西，不僅為他自家，並且為鄰居和無助的女人。雖然他的位置的尊嚴高到先知和帝王，多麼卑微的工作，他都不輕視；以個人的榜樣，他證明人的職業不能決定他是否高貴或卑賤。在伊斯蘭的同胞之誼中，一個苦力，一個樵子，一個水夫，和高官，巨商，有同樣的身分。

他的行為和舉動以無掩飾的淳樸顯着了。他到什麼地方的時候，他不喜歡他的伴侶立起來。有一次他禁止他們道：「不要像那些非阿剌伯人那樣，對我立起致敬。」他接續又說，他是真宰的一個微渺的造化物，別人要食，他也要食，別

人要坐，他也要坐。當某人要吻他的手時，他撤回來，並是逃脫，吻手是非阿剌伯人對他們的帝王的尊敬表示。甚至一個奴隸給他一個招請，他也喜歡接受。他喜歡伴着各階級的人進餐，就是奴隸也罷。他坐在人羣之中，沒有什麼特殊的像徵。

先知對他的朋友有深切的親愛，他同他們握手的時候，不先把手撤回來，他對任何人都以微笑的面龐。阿布獨拉 (Jarir bin Abdulla) 說，他在先知面龐上，僅看見微笑。他喜歡隨便的談話，永不以造作的隱留加他自己以優越的風格。他喜歡把小孩子們抱起來撫愛，他不喜歡高議，並且他禁止他的拜訪者說他任何朋友的壞話，他喜歡提倡去問候朋友們，並且與他們握手。

先知的豁達大度，甚至對於敵人，在世界上的時代史上也是莫與比倫的。烏背 (abdulla bin Ubay)，偽善者的首領，是伊斯蘭的深仇，他的晝夜全消費在計畫加害于伊斯蘭上，可是在他的死時，先知還祈禱真宰給他求赦，並且以他自己的

衣衫，掩覆在他的身上。以極嚴烈的苦虐，一味的壓迫他和他的朋友的麥加人，不但被大赦，並且毫無責難的釋放了。二十年之久的壓迫與戰爭，完全的寬恕了，忘掉了。○密耳說：「穆罕默德待遇長時間的憎恨與排斥他的人，那種寬大是確實值得稱贊的」。對於狠毒的敵人——他們曾使無辜流血，對無助的不加憐憫，他們盡心竭力去殺先知，並且滅絕戰時被俘虜的穆斯林。——那樣寬仁大度，差不多沒有一些要挾的便釋放了。背得勒（Badr）的俘虜在放了幾百之後便要贖金，那不過是僅有的特例；至于哈味賓的六千俘虜，一個小錢的贖金也沒要，便完全釋放了。在烏忽得（Uhud）戰役中，他受傷了，並且倒下了，一個伴侶請他給那些壓迫者祈災禍，他的回答是：「我不是來祈求災禍的，我是美善與仁慈的誘導者。噢，真宰嘞，引導我的人民吧，因為他們不明白啊。」有一次，阿刺伯的一個遊牧的人，推他，揪他的頭巾繞着他的頸，但是，人問他為什麼不

以同樣方法去報復，他辯明說：「我永不以怒報怨」。

于公道的實行，先知是謙嚴的。穆斯林與非穆斯林，朋友與仇敵，在他的目中都是平等的。就是在「受命」之前，他的公平，誠篤和純正是有目共睹的；人們的爭論都求他解決，在麥底納的時候，他還不是一國之長呢，猶太人以及拜偶像者，在一切爭論的時候，都推他為公斷人。他對於那些待他極惡的仇敵，永遠尊崇那古蘭中的章節，它道：「不要讓一個人的憎恨激起你不作公平的行動；公平的行動，切近于篤信真宰。」(5:84)，在他臨終的床上，就在他末次呼吸的前一刻，他曾公開的宣稱道：「假如我對任何人虧負任何事，他可有權索償；假如我曾得罪任何人，他可有他的昭雪。」

至於他的待人，他決不自矜高位。他在麥底納為首領的時候，有一次，他欠一個猶太人些債，那猶太人找他來了，並且羞辱他，那時歐默(Umar)

在旁，激怒了，但是先知嚴厲的止住他道：「這件事的發生，恰好是給我們一個教訓——我呢，欠債者應當同着感激來還債，他呢，是債權者，來用更適宜的態度來討債。」於是他還給那猶太人所當還的。又一次，他同他的朋友走在樹林裏，預備飯的時候到了，每人都分得一件工作，他自己也去拾柴，一個精神與政治的領袖，與常人無異的分担他的工作。他待遇他的僕人，保持同樣平等的原則。安那詞說他在麥底納的十年中，給先知服務，那時他已為全阿刺伯的主人翁了，他沒有一次受先知的咎責。他決不使任何人作奴隸，祇要他得到一個奴隸，他便給解放了。

論到慈愛，聖先知是別人所趕不上的，他永遠不給乞丐淡然的拒絕，他寧自不食而給與饑餓者，他永不在他的手中存一錢。當他臨床將死的時候，他把他的屋中所有，都散給貧窮的了。就是對於畜類，他心中也充溢着慈愛。他說過，一個從井中汲水解救犬的乾渴的人，因為這種慈善

的行爲得到樂聞。他又說，繫住一匹貓而使牠挨餓的人，因之要受罰。自幼時他就深切的同情於寡婦，孤兒，貧者和無助者，他永遠扶助被壓迫的人，他抑止男人，維持女權，抑止主人，維持僕權，抑止帝王，維持民權；黑奴也與古來氏的首領有同等榮耀的地位。他是受壓迫者與受虐待者的衛士。他很喜欢孩子們，他走出去的時候，遇着小孩子，便輕輕的拍撫他們。他常去看問病人，他們的康復以後，還要加以探詢和安慰。他也常加入別人的葬禮。

謙遜與勇和遠於極點了，他也有至勇之人的勇敢，他對他的敵人未嘗有刹那的懼意，甚至陰謀湧起，欲置他于死地的時候，他還是無畏的，晝夜不息的活動。他勸告所有他的伴侶離開麥克，自己獨留在陣前的敵人之中。他變身的洞口外來了敵人，他還去安慰他的同伴道：「真幸同着我們呢。」在烏乎得戰場上，當他的軍隊陷入重圍中了，他奮不顧身的高喊集合紊亂的兵士。胡乃安

之戰，穆斯霖的縱隊和橫隊都正待潰退，他單身向敵，高呼，「我是真宰的使者。」一個夜晚，發現倭軍的消息了，他首先出去，偵察麥底納的郊外，騎着一匹沒有鞍子的馬。在一個旅程中，先知獨自憩在樹下，敵人來了，拔出他的刀來，喊道：「誰能由我的手中把你救出呀？！」先知泰然的答道：「真宰！」一會兒，先知把那刀奪過來，以同樣的問題問他的敵人，那人哀聲乞憐，先知讓他去了。

先知的純誠和忠實，是譽滿阿剌伯的，他的最狠的仇敵，也曾承認他未嘗說過一句謊言。他一言出口，便在極難過的情形之下，或有極重的交換條件，他依然保持它。誠懇的守着與胡打比亞訂的休戰條約。雖然他拒絕保護逃出麥克人之迫害的穆斯霖，為他作傳記的人，全同聲的贊許他的無畏的剛毅和不拔的堅定。失望和沮喪，他是沒有的，他的四周包滿了灰色的大幕和嚴酷的反對，他對真理之最後勝利的信意沒有一霎動搖。

北平牛街清真書報社是一個中國唯一的發賣回教書籍的書店。他不但供給回教人讀的教義書籍，並且有供研究宗教的古老和阿刺伯文的書籍，此外還有與中國回教史有關的圖畫。近來他又和北平追求學會訂妥印刷他們譯自英文的回教書籍，並且又發行了正道雜誌，他實在是回教學術的一個寶庫嘍！

備有書籍目錄函索即寄

宗教小叢書

追求學會譯述
本社出版

第一種

和平的宗教

每冊二角

第二種

答 問

每冊二角五分

第三種

穆斯林的新禱

每冊二角五分

第四種

穆罕默德

每冊三角

追求學會叢書

第一種

阿刺伯字母的切音

印刷中

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初版


1 — 500

宗教小叢書

穆罕默德

原名

The Prophet of Islam

實價大洋 

郵費在外



有著作權 © 翻印必究

原著者 Muhammad Ali

譯述者 追求學會

發行者 北平牛街清真報書社

EB